天主實義

天主實義下卷

耶穌會中人　利瑪竇述　燕貽堂較梓

第五篇辯排輪廻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正志

中士曰論人類有三般一曰人之在世謂生而非由前跡則死而無遺後跡矣一曰夫有前後與今三世也則吾所獲福禍於今世皆由前世所爲善惡吾所將逢於後世吉凶皆係今世所行正邪也今尊教曰人有今世之暫寄以定後世之永居則謂吾暫處此

世特當修德行善令後世世常享之而以此為行道路以彼為至本家以此如立功以彼如受賞焉夫後世之論是矣前世之論將亦有從來乎西士曰古者吾西域有士名曰閉他臥剌其豪傑過人而質樸有所未盡常痛細民為惡無忌則乘己聞名為奇論以禁之為言曰行不善者必來世復生有報或產艱難貧賤之家或變禽獸之類暴虐者變為虎豹驕傲者變為獅子淫色者變為犬豕貪得者變成牛驢偷盜者變作狐狸豺狼鷹鷲等物每有罪惡變必相應君子

斷之曰其意美其爲言不免玷缺也沮惡有正道奚用棄正而從枉乎旣沒之後門人必嗣其詞者彼時此語忽漏國外以及身毒釋氏圖立新門承此輪廻加之六道百端誑言輯書謂經數年之後漢人至其國而傳之中國此其來歷殊無眞傳可信實理可倚身毒微地也未班上國無文禮之教無德行之風諸國之史未之爲有無豈足以示普天之下哉中士曰覩所傳坤輿萬國全圖上應天度毫髮無差況又遠自歐邏巴躬入中華所言佛氏之國聞見必眞其國

之陋如彼也世人誤讀佛書信其淨土甚有願蚤死
以復生彼國者良可笑矣吾中國人不習遠遊異域
故其事恒未詳審雖然壞雖稱人雖陋苟所言之合
理從之無傷西士曰夫輪廻之說其逆理者不勝數
也茲惟舉四五大端一曰假如人䰟遷徙他身復生
世界或爲別人或爲禽獸必不失其本性之靈當能
記念前身所爲然吾絶無能記焉并無聞人有能記
之者焉則無前世明甚中士曰佛老之書所載能記
者甚多則固有記之者西士曰魔鬼欲誑人而從其

鬼故附人及獸身詭云爲某家子述其家事以徵其誣則有之記之者必佛老之徒或佛教入中國之後耳萬方萬類生死衆多古今所同何爲自佛氏而外異邪異門雖齊聖廣淵可記千卷萬句而不克記前世之一事乎人善忘奚至忘其父母弃忘巳之姓名獨其佛老之子弟以及畜類得以記而述之乎夫謊談以欺市井或有順之者在英俊之士辟雍庠序之間嘗論萬理之有無不笑且譏之鮮矣中士曰釋言人魂在禽獸之體本依前靈但其體不相稱故泥不

能達西士曰在他人之身則本體相稱矣亦何不能記前世之事乎吾昔已明釋人魂之爲神也夫神者行其本情不賴于身則雖在禽獸亦可以用本性之靈何不能達之有若果天主設此輪迴美醜之變必以勸善而懲惡也設吾弗明記前世所爲善惡何以驗今世所值吉凶果由前世因而勸乎懲乎則輪迴竟何益焉二曰當上帝最初生人以及禽獸未必定以有罪之人變之禽獸亦各賦之本類魂耳使今之禽獸有人魂則今之禽獸魂與古之禽獸魂異當必

今之靈而古之蠢也然吾未聞有異也則今之魂與古者等也三曰明道之士皆論魂有三品下品曰生魂此只扶所賦者生活長大是爲草木之魂中品曰覺魂此能扶所賦者生活長大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嗅以肢體覺物情是爲禽獸之魂上品曰靈魂此兼生魂覺魂能扶植長大及覺物情而又俾所賦者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是爲人類之魂若今禽獸之魂與人魂一則是魂特有二品不亦紊天下之通論乎凡物非徒以貌像定本性乃惟以魂定

之始有本魂然後爲本性有此本性然後定於此類旣定此類然後生此貌故性異同由魂異同焉類異同由性異同焉貌異同由類異同焉鳥獸之貌旣異乎人則類性魂豈不皆異乎人之格物窮理無他路焉以其表而徵其內觀其現而達其隱故吾欲知草本之何魂視其徒長大而無知覺則驗其內特有生魂矣欲知鳥獸之何魂視其徒知覺而不克論理則驗其特有覺魂矣欲知人類之何魂視其獨能論萬物之理明其獨有靈魂矣理如是明也而佛氏云禽

獸魂與人魂同靈傷理甚矣吾常聞殉佛者有謬未嘗聞從理有誤也四曰人之體態奇俊與禽獸不同則其魂亦異譬匠人欲成椅桌必須用木欲成利耜必須用鐵耜物各異則所用之資亦異既知人之體態不同禽獸則人之魂又安能與禽獸相同哉故知釋氏所云人之靈魂或託於別人之身或入於禽獸之體而回生於世間誠誑詞矣夫人自巳之魂只合乎自巳之身烏能以自巳之魂而合乎他人之身哉又況乎異類之身哉亦猶刀只合乎刀之鞘劍只合乎

劊之鞘安能以刀合劊鞘耶五曰夫云人䰟變獸物無他據惟疑其前世惡行曾效其獸天主當從而罰之俾後世爲此獸耳然此非刑也順其欲孰謂之刑乎奸人之情生乎滅己義以肆行其所積內惡而尚只痛其具人面貌若有防碍使聞後世將改其形容而憑己流恣詎不大快如暴虐者常習殘殺豈不欲身着利爪鋸牙爲虎爲狼晝夜以血污口乎倨傲者習于欺人不識遜讓豈不樂長大其形生爲獅子爲衆獸之王乎賊盜者以偷人財貨度活何憂化爲

狐狸稟百巧媚以盡其情乎此等輩非但不以變獸爲刑乃反以爲恩矣天主至公至明其爲刑必不如是也如曰自人之貴類入獸之賤類卽謂之刑吾意爲惡之人却不自以生居人類爲貴大抵不理人道而肆其獸情所羞者具此人面耳已令淂脫其人面而雜於獸醜無恥無忌甚得志也故輪廻之謊言蕩詞於沮惡勸善無益而反有損也六曰彼言戒殺生者恐我所屠牛馬卽是父母後身不忍殺之耳果疑于此則何忍驅牛耕畝翫或駕之車乎何忍羈馬而

乘之路乎吾意弑其親與勞苦之於耕田罪無大異也弑其親與恒加之以鞍而鞭辱之於市朝又等也然農事不可廢畜用不可免則何疑于戕殺之說而云人能變禽獸不可信矣中士曰夫人魂能爲禽獸者誠誑語也以欺無知小民耳君子何以信吾所騎馬爲吾父母兄弟親戚或君或師朋友乎信之而忍爲之亂人倫信之而不爲之是又廢畜養而必使不用於世人無所容手足矣故其說不可信也然若但言輪迴之後復爲他人乃皆同類亦似無傷西士曰

謂人魂能化禽獸信其說則畜用廢謂人魂能化他人身信其說將使夫婚姻之禮與夫使令之役皆有窒礙難行者焉何者爾所娶女子誰知其非爾先化之母或後身作異姓之女者乎誰知爾所役僕所詈責小人非或兄弟親戚君師朋友後身乎此又非大亂人倫者乎總之人旣不能變爲鳥獸則亦不能變化他人理甚著明也中士曰前言人魂不滅是往者俱在也有疑使無輪廻以銷變之宇內豈能容此多魂哉西士曰疑此者弗識天地之廣濶者也則意者

易充也又弗通神之性態者也以爲其有充所也形者在所故能充于所神無形則何以滿其所乎一粒之大而萬神宅焉豈惟往者將來靈魂並容不碍也豈用因是而爲輪廻亥論哉中士曰輪廻之説自二氏出吾儒亦少信之然彼戒殺生者若近於仁天主爲慈之宗何爲弗與西士曰設人果變爲禽獸君子固戒殺小物如殺人比彼雖殼貌有異均是人也但因信此誕説朔望齋素以戒殺生亦自不通譬有人日日殺人而食其肉且復歸依仁慈而曰朔望我不

殺人不食其肉但以餘日殺而食之可謂戒哉其心
忍恣殺于二十八日彼二日之戒何能增何能減其
惡之盈乎夫吾旣明證無變禽獸之理則弃著無殺
生之戒也試觀天主生是天地及是萬物無一非生
之以爲人用者夫日月星辰麗天以我照也照萬色
以我看也生萬物以遂我用也五色悅我目五音娛
我耳諸味諸香之彙以甘我口鼻百端輭煖之物以
安逸我四肢百端之藥材以醫療我疾病外養我身
內調我心故我當常感天主尊恩而時謹用之鳥獸

或有毛羽皮革可爲裘履或有寶牙角殼可制奇器或有妙藥好治病疾或有美味能育吾老幼吾奚不取而使之哉借使天主不許人宰殺而付之美味豈非徒付之乎豈非誘人犯令而陷溺之於罪乎且自古及今萬國聖賢咸殺生食葷而不以此爲悔亦不以此爲違戒亦豈宜罪聖賢以地獄而嘉與二三持齋無德之輩躋之天堂乎此無乃非達者之言歟

中士曰世界之物多有無益乎人且害之者如毒虫蚝虎狼等所言天主生萬物一一以爲人用似非然

西士曰物體幽眇其用廣繁故凡人或有所未能盡達而反以見害此自人才之蔽耳人固有二曰外人所謂身體也曰內人所謂魂神也比此二者則內人爲尊毒蟲虎狼險外人而寧內人卒可謂益於人焉夫傷身體之物俗稱惡物而其警我畏天主之怒使知以天以水以火以虫皆能責人之犯命者吾于是不得不戒懼以時祈乞其助時念望之豈非內正人者之大資乎且天主悲惜小人之心全在於地惟泥於今世而不知惺望天堂及後世高上事情是以兼

豈彼醜毒干本界欲拯拔之焉況天主初立世界俾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我輩原不為害自我輩忤逆上帝物始亦忤逆我則此害非天主初旨乃我自招之耳中士曰天主生生者必愛其生而不欲其死則戒殺生順合其尊旨矣西士曰草木亦稟生魂均為生類爾日取菜以茹折薪以焚而殘忍其命必將曰天主生此菜薪以憑人用耳則用而無妨我亦曰天主生彼鳥獸以隨我使耳則殺而使之以養人命何傷乎仁之範惟言無欲人加諸我我勿

欲加諸人耳不言勿欲加諸禽獸者且天下之法律但禁殺人無制殺鳥獸者夫鳥獸草木與財貨並行惟用之有節足矣故孟軻示世主以數罟不可入洿池而斧斤以時入山林非不用也中士曰草木雖爲生類然而無血無知覺是與禽獸異者也故釋氏戕之而無容悲西士曰謂草木爲無血乎是僅知紅色者之爲血而不知白者綠者之未始非血也夫天下形生者必以養而所以得養者津液存焉則凡津液之流貫皆血矣何必紅者試觀水族中如蝦如蟹多

無紅血而釋氏弗茹蔬菜中亦有紅液而釋氏茹之不禁則何其重愛禽獸之血而輕棄草木之血乎且不殺知覺之物以其能痛也已我誠不欲其痛寧獨不殺即勞之役之將有所不可凡牛之耕野馬之驂乘未免終身之患豈伊不長有痛乎較殺之之痛止在一時者又遠矣况禁殺牲反有害於牲蓋禽獸爲人用故人飼畜之飼畜之而後禽獸益蕃多也如不得之以爲用人豈畜之乎勢捐不急之官家黜無能之僕而况畜類乎西虜儸食豕而一國無豕天下而

皆西虜則豕之種類癡矣故愛之而反以害之殺之而反以生之是禁殺牲者大有損于牧牲之道矣中士曰如此則齋素無所用耶西士曰因戒殺生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滋切滋崇矣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板册犯之者必得罪于上帝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于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爲不善人或赦弗追究

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既失於前烏可望免之于後也况夫今之爲善君子不自滿足將必以闕己之短爲雖婁以視己之長爲盲瞽焉所責備諸己者精且厚人雖稍以俊傑而已愧怍如不置也所省夜於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已勤勸娛猶戲也詎徒謙于言乎詎徒悔于心乎深自羞恥奚堪歡樂則貶食減飡除其殽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之用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己之舊惡及其新罪晨夜惶惶稽顙于天主臺下哀慟涕淚冀洗己

乃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饒已而須他人審判其非也乎所以躬自懲詰不必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再鞫也此齋素正志之說一也夫德之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被私欲所發者先已篡人心而稱主之反相壓難憤激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役耳是以凡有所專弗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於禽何擇乎蓋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塞智慮而蒙理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瘟病莫凶乎此矣他病之害止

于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之仇對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亡而厥德尚有地可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遄過也而屢貽長悔于心以卑短之樂售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滅火而益加薪可得哉君子欲飲食特所以存命小人欲存命特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讎然不獲已而姑齊之且何云不獲已歟吾雖元未嘗爲身而

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饑之藥服飲爲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要爲度數焉者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盡人欲者之所圖而以其所養人頗反而賊人則謂飲食殛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于身只指所傷乎心僕後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志也志危即五欲肆其惡而色慾尤甚豐味不淫腹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既理約諸欲自服理矣此齋素正志之說二也且本世者苦世也

非索詭之世矣天主眞我於是促促焉務脩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含憂困而有望乎外又時簡畧躰膚之樂恐其透于心而侵奪其本樂焉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侔矣飲食之娛乃身之竊愉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娛于身益遜離禽獸矣吁可不慎哉仁義令人心明

五味令人口爽積善之樂甚即有大利乎心而于身無害也豐膳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以殽饌必垂下而墜巳志於汚賤如此則安能抽其心於塵垢而起高曠之慮乎哉惡者觀人盤樂而巳無之斯嫌妬之矣善者視之則反憐恤之而謂巳曰彼殉汚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既志於上乘而未能聊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勉乎哉世人之災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

迭出入於人心而不可同住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古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並使畜之已壯而王出田獵試焉二犬齊縱入囿農舍之所畜犬身臞體輕走駛禽跡疾趨獲禽無算顯家所養犬雖潔肥容美足觀也然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傍腐骨即就而齧之齧畢不動矣從獵者知其原同一母而出則異之王曰此不足怪豈惟獸哉人亦莫不如是也皆係於養耳矣養

之以佚欲飫飽必無所進于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快若所望矣若曰凡人習於膏美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悅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玩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耳此齋素正志之說三也夫齋有多端予徧延天下多國已備聞之或不拘飡味但終晝不食迄星夜雜食衆味此謂時齋或不論時飡惟戒諸葷而隨時茹素此謂味齋或不擇味時特一日間食一飧耳此謂飡齋或飧時味皆有所拘只午時茹素一頓而惟禁止肉食屬陽者其海

味屬陰者不戒此謂公齋或禁止火食終身山穴專以野草根度生茲歐邏巴山中甚衆此謂私齋也然夫數等之所齋總歸責屈本已要在視其人視其身何如耳富貴膏粱減取其常亦可謂齋彼賤家民時習粗糲不可以爲齋也不則丐子可謂至齋也又須量本身之力何如有衰病者未免時以滋味養身也有行役者勞其四肢不容久餓故天主公教制老者六旬已上稺者二旬已下身病者乳子者勞力爲僕夫者皆不在齋程之內夫戒口之齋非齋也乃齋之

末節也究齋之意總爲私欲之遏不可不敦不盡矣是以持齋而捨敬戒譬如藏璞而弛其玉無知也中士曰善哉法語眞齋之正旨也吾俗行齋者非緣貪之而持齋以餬口必其偷取善名而陰以欺人者也當衆而致齋幽獨而無人酒色忿怒不義貨財讒賢毀善無所不有嗚呼人目不能逃能曚上帝乎幸領高論尚願盡其問西士曰道邃且廣不博問不可約守詳問即誠意之效也何傷夫

第六篇釋解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

之賞罰以報世人所爲善惡

中士曰承教一則崇上帝爲萬尊之至尊一則貴人品爲至尊之次但以天堂地獄爲言恐未或天主之教也夫因趣利避害之故爲善禁惡是乃善利惡害非善善惡惡正志也吾古聖賢教世弗言利惟言仁義耳君子爲善無意況有利害之意耶西士曰吾先答子之末語然後答子之本問彼滅意之說固異端之詞非儒人之本論也儒者以誠意爲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基何能無意乎高臺無堅基不

竟起儒學無誠意不能立矣設自正心至平天下凡所行事皆不得有意則奚論其意誠乎虛乎譬有琴於市使吾不宜奏何以售之何拘其古琴今琴歟且意非有體之類乃心之用耳用方為意即有邪正若令君子畢竟無意不知何時誠乎大學言齊治均平必以意誠為要不誠則無物矣意於心如視於目目不可卻視則心不可除意也君子所謂無意者虛意私意邪意也如云滅意是不達儒者之學不知善惡之原也善惡德慝俱由意之正邪無意則無善惡無

君子小人之判矣中士曰毋意毋善毋惡世儒固有其說西士曰此學欲人爲土石者耳謂上帝宗義有是哉若上帝無意無善亦將等之乎土石也謂之理學悲哉悲哉昔老莊亦有勿爲勿意勿辯之語然已所著經書其從者所爲註解意固欲易天下而僉從此一端夫著書獨非爲乎意易天下獨非意乎既不可辯是非又何辯辯是非者乎辯天下名理獨非辯乎則既已自相戾矣而欲所萬世也難哉吾觀世人爲事如射焉中的則謂善不中則爲惡天主者自然

中于的者也有至純之善無纖芥之惡其德至也吾
儕則有中有不中矣其所脩之德有限故德有不到
即行事有所不中而善惡參焉爲善禁惡縱有意猶
恐不及况無意乎其餘無意之物如金石草木類然
後無德無慝無善無惡如以無意無善惡爲道是金
石草木之而後成其道耳中士曰老莊之徒只欲全
其天年故屏意棄善惡以絕心之累也二帝三王周
公孔子皆苦心盡力脩德於己以施及於民非止于
至善不敢息誰有務全身滅意逍遙以充其百歲之

數者哉縱克其百歲之壽亦不能及一龜一朽樹之壽也而徒以加二三旬之暫於此穢身竟何濟哉然二氏無足詆所言德慝善惡俱由意其詳何如聞夫順理者即爲善而稱之德行犯理者即爲惡而稱之不才則顧行事如何於意似無相屬西士曰理易解也凡世物既有其意又有能縱止其意者然後有德有慝有善有惡焉意者心之發也金石草木無心則無意故鏌鎁傷人復讐者不折鏌鎁飄瓦損人首忮心者不怨飄瓦然鏌鎁截斷無與其功者瓦蔽風雨

民無酬謝所爲無心無意是以無德無慝無善無惡而無可以賞罰之若禽獸者可謂有禽獸之心與意矣但無靈心以辯可否隨所感觸任意速發不能以理爲之節制其所爲是禮非禮不但不得已且亦不自知有何善惡之可論乎是以天下諸邦所制法律無有刑禽獸之慝賞禽獸之德者惟人不然行事在外理心在內是非當否嘗能知覺兼能縱止雖有獸心之欲若能理心爲主獸心豈能違我主心之命故吾發意從理即爲德行君子天主祐之吾溺意獸心

即爲犯罪小人天主且棄之矣嬰兒擊母無以咎之其未有以檢己意也及其壯而能識可否則何待于擊稍逆其親即加不孝之罪矣昔有二弓士一之山野見叢有伏者如虎慮將傷人因射之偶誤中人一登樹林恍惚傍視行動如人亦射刺之而寔乃鹿也彼前一人果殺人者然而意在射虎斷當褒後一人雖殺野鹿而意在刺人斷當貶矣由焉由意之美醜異也則意爲善惡之原明著矣中士曰子爲養親行竊其意善矣而不免于法何如西士曰吾西國有公

論曰善者成乎全惡者成于一　試言其故人旣爲盜雖其餘行悉義但呼爲惡不可稱善所謂西子蒙不絜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譬如水甕週圍厚堅惟底有一罅水從此漏此甕決爲無用碎丟惡之爲情甚毒也捨已之財普濟貧乏以竊善聲而得非所得之位所爲雖當其意實枉則其事盡爲不直盖醜意汚其善行也子爲親竊人財物其事旣惡何有善意吾言正意爲爲善之本惟謂行吾正勿行吾邪偷盜之事固邪也雖襲之以義意不爲正矣爲纖微之不善可

以捄天下萬民猶且不可爲矧以育一二三口乎爲善正意惟行當行之事故意益高則善益精若意益陋則善益粗是故意宜養宜誠也何滅之有哉中士曰聖人之教縱不滅意而其意不在功效只在脩德故勸善而指德之美不指賞沮惡而言惡之罪不言罰西士曰聖人之教在經傳其勸善必以賞其沮惡必以懲矣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皐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益稷謨曰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
惟明盤庚曰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
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佚罰又曰乃有不
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泰誓武王曰爾衆士其尚迪果
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又曰爾所弗
勗其于爾躬有戮康誥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
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又曰爾乃惟

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二帝三代之語皆言賞罰固皆併利害言之中士曰春秋者孔聖之親筆言是非不言利害也西士曰俗之利害有三等一曰身之利害此以肢體寧壽爲利以危夭爲害二曰財貨之利害此以廣田畜充金貝爲利以減耗失之爲害三曰名聲之利害此以顯名休譽爲利以譏斥毀汚爲害也春秋存其一而不及其二者也然世俗大槩重名聲之利害而輕身財之損益故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亂臣賊子奚懼焉非懼惡名之爲害不已乎孟軻首
以仁義爲題厥後每會時君勸行仁政猶以不王者
未之有也爲結語王天下顧非利哉人孰不悅利于
朋友利于親戚如利不可經心則何以欲歸之友親
乎仁之方曰不欲諸已勿加諸人既不宜望利以爲
已猶必當廣利以爲人以是知利無所傷于德也利
所以不可言者乃其僞乃其悖義者耳易曰利者義
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論利之大雖至王
天下猶爲利之微況戰國之主雖行仁政未必能王

雖使能王天下一君耳不取之此不得予乎彼夫世之利也如是耳矣吾所指來世之利也至大也至實也而無相碍縱盡人得之莫相奪也以此爲利王欲利其國大夫欲利其家士庶欲利其身上下爭先天下方安方治矣重來世之益者必輕現世之利輕現世之利而好犯上爭奪弑父弑君未之聞也使民皆望後世之利爲政何有中士曰嘗聞之何必勞神慮未來惟管今日眼前事此是實語何論後世西士曰陋哉使犬彘能言也無異此矣西域上古有一人立

教專以快樂無憂爲務彼時亦有從之者自題其墓碑曰汝今當飮食懽戲死後無樂兮諸儒稱其門爲豬圈門也詎貴邦有暗契之者夫無遠慮必有近患獸之不遠詩人所刺吾視人愈智其思愈遠人愈愚其思愈邇凡民之類豈可不預防未來先謀未逮者乎農夫耕稼於春圖秋之穡松樹百年始結子而有藝之所謂圃翁植樹爾玄孫攀其子者行旅者周沿江湖與老之安居鄉士百工勤習其業期獲所賴士髫丱勤苦慱學欲後輔國臣君夫均不以眼前今日

之事爲急者也不肖子敗其先業虞公喪國夏桀殷紂失天下此非不慮悠遠徒圖今日眼前事者乎中士曰然但吾在今世則所慮雖遠止在本世耳死後之事似迂也西士曰仲尼作春秋其孫著中庸厥慮俱在萬世之後夫慮爲他人而諸君子不以爲迂吾慮爲己惟及二世而子以爲迂乎童子圖既老之事未知厥能至壯否而莫之謂遠也吾圖死後之事或即詰朝之事而子以爲遠乎子之婚也奚冀得子孫中士曰以有治喪塋墳墓祭祀之事也西士曰然是

亦死後之事矣吾既死所留者二不能朽者精神遺腐者髑髏我以不能朽者為切于尚以速腐者為虞可謂我迂乎中士曰行善以致現世之利遠現世之害君子且非之來世之利害又何足論歟西士曰來世之利害甚真大非今世之可比也吾今所見者利害之影耳故今世之事或凶或吉俱不足言也吾聞師之喻曰人生世間如俳優在戲場所為俗業如搬演雜劇諸帝王宰官士人奴隷后妃婢媵皆一時粧飾之耳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

演既畢解去粧飾漫然不復相關故俳優不以分位高卑長短爲憂喜惟扮所承脚色雖丐子亦眞切爲之以中主人之意耳已蓋分位在他充位在我吾曹在于茲世雖百歲之久較之後世萬禩之無窮烏足以當冬之一日乎所得財物假貸爲用非我爲之眞主何徒以增而悅以減而愁不論君子小人咸赤身空出赤身空返臨終而去雖遺金千笈積在庫內不帶一毫何必以是爲留意哉今世僞事已終即後世之眞情起矣而後乃各取其所宜之責賚也若以今

世利害爲眞何異乎蠢民看戲以粧帝王者爲眞貴人以粧奴隷者爲眞下人乎意之爲情精粗不齊負敎世之責者孰先布其麄而後不闡其精必旣切琢而後磋磨矣需醫者惟病者非謂瘳者也需吾敎者惟小人耳巳君子固自知之故敎宜曲就小人之意也孔子至衛見民衆欲先富而後敎之詎不知敎爲滋重乎但小民由利而後可迪乎義耳凡行善者有正意三狀下曰因登天堂免地獄之意中曰因報荅所重蒙天主恩德之意上曰因翕順天主聖旨之意

也教之所望乎學者在其成就耳不獲已而先指其端焉民溺于利久矣不以利迪之害駭之莫之引領也然上意至則下意無所容而去矣如縫錦繡之衣必用絲線但無鐵鍼線不能入然而其鍼一進即過所庸留於衣裳者絲線耳已吾欲引人歸德若但舉其德之美夫人已昧於私欲何以覺之乎言不入其心即不願聽而去惟先怵惕之以地獄之苦誘導之以天堂之樂將必傾耳欲聽而漸就乎善善惡惡之成旨成者至則然者化去而獨其成就恒存焉故曰

惡者惡惡因懼刑也善者惡惡因愛德也往時瞰爲
出一名聖神令人稱爲拂郎祭斯穀首立一會其規
戒精密以廉爲尚今從者有數萬友皆成德之士也
初有親冢一友名曰如泥伯陸會中無與比者其學
豁然日增無息有一邪鬼憎妬欲沮之僞化天神旁
射輝光夜見於聖神私居曰天神諭爾如尼伯陸德
誠隆也雖然終不得躋天堂必墮地獄天主嚴命已
定不可易也言訖弗見拂郎祭斯穀驚秘不敢洩而
心深痛惜每見如尼伯陸不覺涕淚如尼伯陸屢見

而疑之已齊宿赴師座問曰其也曰孜孜守戒奉敬天主昔在憫教邇日以來覺先生目有異也何以數涕淚于弟子拂即祭斯穀初不肯露再三懇請盡述向所見聞如尼伯陸怡然曰是何足憂乎天主主宰人物惟其旨所置之上天下地吾儕無不奉焉吾所爲敬愛之者非爲天堂地獄爲其至尊至善自當敬自當愛耳今雖棄我何敢毫髮懈惰惟益加敬慎事之恐在地獄時即欲奉事而不可及矣拂即祭斯穀覩其容也聽其語也恍然悟而嘆曰謬哉前者斯闕

有學道如斯而應受地獄殃者乎天主必躋爾天堂
矣夫此天堂地獄其在成德之士少借此意以取樂
而免苦也多以修其仁義而已矣何者天堂非他乃
古今仁義之人所聚光明之宇地獄亦非他乃古今
罪惡之人所流穢汚之域升天堂者已安其心乎善
不能易也其落地獄者已定其心乎惡不克改也吾
願定心於德勿移于不善吾願長近仁義之君子求
離罪惡之小人誰云以利害分志而在正道之外乎
儒者攻天堂地獄之說是未察此理耳已中士曰茲

與浮屠勸世輪廻變禽獸之説何殊西士曰遠矣彼用虛無者僞詞吾用實有者至理彼言輪廻往生止于言利吾言天堂地獄利害明揭利以引人于義豈無辯乎且夫賢者修德雖無天堂地獄不敢自已况實有之中士曰善惡有報但云必在本世或不於本身必於子孫耳不必言天堂地獄西士曰本世之報微矣不足以充人心之欲又不滿誠德之功不足現上帝賞罰之力量也公相之位極重之酬矣若以償德之價萬不償一矣天下固無可以償德之價者也

修德者雖不望報上帝之尊豈有不報之盡備者乎王者酬臣之功賞以三公足矣上帝之酬而於是乎止乎人之短于量也如是夫世之仁者不仁者皆屢有無嗣者其善惡何如報也我自爲我子孫自爲子孫夫我所親行善惡盡以還之子孫其可爲公乎且問天主既能報人善惡何有能報其子孫而不能報及其躬苟能報及其躬何以捨此而遠俟其子孫乎且其子孫又有子孫之善惡何以爲報亦將俟其子孫之子孫以酧之歟爾爲善子孫爲惡則將舉爾所

當享之賞而盡加諸其爲惡之身乎可謂義乎爾爲惡子孫爲善則將舉爾所當受之刑而盡置諸其爲善之躬乎可爲仁乎非但王者即霸者之法罪不及胄天主捨其本身而惟胄是報耶更善惡之報於他人之身紊宇內之恒理而俾民疑上帝之仁義無所益於爲政不如各任其報耳中士曰先生曾見有天堂地獄而決曰有西士曰吾子以見無天堂地獄而決曰無何不記前所云乎智者不必以肉眼所見之事方信其有理之所見者真于肉眼夫耳目之覺或

常有差理之所是必無謬也中士曰願聞此理西士曰一日凡物類各有本性所向必至是而定止焉得此則無復他望矣人類亦必有止然觀人之常情未有以本世之事爲足者則其心之所止不在本世明也不在本世非在後世天堂歟蓋人心之所向惟在全福衆福備處乃謂天堂是以人情未迄于是未免有冀焉全福之內含壽無疆人世之壽雖欲信天地人三皇及楚之冥靈上古大椿其壽終有界限則現世悉有缺也所謂世間無全福彼畜於此則有之至

于天堂則止弗可尚人性于是止耳二曰人之所願乃知無窮之真乃好無量之好今之世也真有窮好有量矣則於是不得盡其性矣夫性是天主所賦豈徒然賦之必將充之亦必於來世盡充之三曰德于此無價也雖舉天下萬國而市之未足以還德之所値苟不以天堂報之則有德者不得其報稱矣得罪上帝其罪不勝重雖以天下之極刑誅之不消其咎苟不以地獄永永殃之則有罪者不得其報稱矣天主掌握天下人所行而德罪無報稱未之有也四曰

上帝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而富貴安樂爲善而貧賤苦難者上帝固待其人之既死然後取其善者之魂而天堂福之審其惡者之魂而地獄刑之不然何以明至公至審乎中士曰善惡之報亦有現世何如西士曰設令善惡之報咸待于來世則愚人不知來世之應者何以驗天上之有主者將益放恣無忌故犯彝者時遇饑荒之灾以懲其前而戒其後順理者時蒙吉福之降以酧于往而勸其來也然天主至公無不盡賞之善無不

盡罰之惡故終身爲善不易其心則應登天堂享太福樂而賞之終身爲惡至死不悛則宜墮地獄受重禍灾而罰之其有爲善而貧賤者或因爲善之中有小過惡焉故上帝以是現報之至於殁後既無所欠則入全福之域永享常樂矣亦有爲惡而富貴者乃行惡之際並有微善存焉故上帝以是償之及其死後既無可舉則陷深陰之獄永受罪苦矣夫宇宙內外灾祥由天主歟由命歟天主令外固無他命也中士曰儒者以聖人爲宗聖人以經傳示教遍察吾經

傳通無天堂地獄之說豈聖人有未達此理乎何以隱而未著西士曰聖人傳教視世之能載故有數傳不盡者又或有面語而未悉錄于册者或已錄而後失者或後頑史不信因削去之者況事物之文時有換易不可以無其文即云無其事也今儒之謬攻古書不可勝言焉急乎文緩乎意故今之文雖隆今之行實衰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夫在上在天在帝左右

非天堂之謂其何歟中士曰察此經語古之聖人已信死後固有樂地爲善者所居矣然地獄之說絕無可徵于經者西士曰有天堂自有地獄二者不能相無其理一耳如真文王殷王周公在天堂上則桀紂盜跖必在地獄下矣行異則受不同理之常固不容疑也緣此人之臨終滋賢者則滋舒泰而畧無駭色焉滋不肖則滋逼迫而以死爲痛苦不幸之極焉若以經書之未載爲非真且悞甚矣西庠論之訣曰正書可證其有不可證其無吾西國古經載昔天主闢

闢天地即生一男名曰亞黨一女名曰阨襪是爲世人之祖而不書伏羲神農二帝吾以此觀之可證當時果有亞黨阨襪二人然而不可證其後之無伏羲神農二帝也若自中國之書觀之可證古有伏羲神農于中國而不可證無亞黨阨襪二祖也不然禹蹟不寫大西諸國可謂天下無大西諸國哉故儒書雖未明辯天堂地獄之理然不宜因而不信也中士曰善者登天堂惡者墮地獄設有不善不惡之輩死後當往何處西士曰善惡無間非善即惡非惡即善惟

善惡之中有巨微之別耳善惡譬若生死人不生則死未死則生固無弗生弗死者也中士曰使有人先爲善後變而爲惡有先爲惡後改而爲善兹二人身後何如西士曰天主乃萬靈之父限本世之界以勸吾儕干德必以瀕死之候爲定故平生爲善須臾變心向惡而死便爲犯人則受地獄常永之殃其前善惟未滅耳平生爲惡今日改心歸善而死則天主必扶而宥之免前罪而授天堂萬年永常受福也中士曰如此則平生之惡無報焉西士曰天主經云人改

惡之後或自悔之深或以苦勞本身自懲于以求天主之宥天主必且赦之而死後即可昇天也倘悔不深自苦不及前罪則地獄之內另有一處以寘此等人或受數日數年之殃以補在世不滿之罪報也補之盡則亦躋天其理如此中士曰心悟此理之是第先賢之書云何必信天堂地獄如有天堂君子必登之如有地獄小人必入之吾當爲君子則已此語庶幾得之西士曰此語固失之何以知其然乎有天堂君子登之必也但弗信天堂地獄之理決非君子中

士曰何也西士曰且問乎子不信有上帝其君子人歟否歟中士曰否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孰謂君子而弗信上帝者西士曰不信上帝至仁至公其君子人歟否歟中士曰否上帝爲仁之原也萬物公主也孰謂君子而弗信其至仁至公者耶西士曰仁者爲能愛人能惡人苟上帝不予善人升天堂何足云能愛人不逬惡人于地獄何足云能惡人乎夫世之賞罰大畧未能盡公若不待身後以天堂地獄還各行之當然則不免乎私焉弗信此烏信上

帝爲仁爲公哉且夫天堂地獄之報中華佛老二氏
信之儒之智者亦從之太東太西諸大邦無疑之天
主聖經載之吾前者揭明理而顯之則拗逆者必非
君子也中士曰如此則固信之矣然尚願聞其說西
士曰難言也天主經中特舉其槩不詳傳之然夫地
獄之刑於今世之殃畧近吾可借而比焉彼天堂之
快樂何能言乎夫本世之患有息有終地獄之苦無
間無窮聖賢論地獄分其苦勞二般或責其內中或
責其表外若凍熱之不勝臭穢之難當饑渴之至極

是外患也若戰慄視厲鬼魘威恨妒贍天神福樂愧悔無及憶已前行乃內禍也雖然罪人所傷痛莫深乎所失之巨福也故常哀哭自悔曰悲哉吾生前為淫樂之微失無窮之福而溺于此萬苦之聚谷乎今欲改過免此而已遲欲死而畢命以脫此而不得盖此非改過之時天主公法所使以刑具苦痛其人不令毀滅其體而以悠久受殃也夫不欲死後落地獄全在生時思省思其苦思其勞思則戒戒則不為陷溺之事而地獄可免焉設地獄之嚴刑不足以動爾

心天堂之福當必望之經曰天堂之樂天主所備以待仁人者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及忖度者也從是可徵其處爲衆吉所歸諸凶之所遠焉夫欲度天堂光景且當縱目觀玆天地萬物現在奇麗之景多有令人歎息無已者而即復推思此乃上帝設之以爲人民鳥獸共用之具爲善與作惡同寓之所猶且制作成就如此若其獨爲善人造作全福之處更當何如哉必也常爲暄春無寒暑之迭累常見光明無暮夜之屢更其人常快樂無憂怒哀哭之苦常

舒泰無危險韶華之容常駐不變歲年來往大壽無窮常生不窮周旋左右于上帝世俗之人烏能達之烏能言釋之哉夫衆福吉之濬泉聖神所常嗜所常食嗜而未始之食而未始饜也此其所享不等僉由生時所爲之善功有多寡而享福隨之無有胥憎何者各滿其量也譬長身者長衣短身者短衣長短各得其所欲何憎之有衆善爲侶和順親愛俯視地獄之苦豈不更增快樂也乎白者比黑而彌白光者比暗而彌光也天主正教以此此須訓于世而吾輩拘於

所恒覩不明未見之理比如囚婦懷胎産子暗獄其子至長而未知日月之光山水人物之嘉只以大燭爲日小燭爲月以獄內人物爲齊整無以尚也則不覺獄中之苦殆以爲樂不思出矣若其母語之以日月之光輝貴顯之粧飾天地境界之文章廣大數萬里高億萬丈而後知容光之細桎梏之苦囹圄之窄穢則不肯復安爲家矣乃始晝夜圖脫其手足之桎梏而出尋朋友親戚之樂矣世人不信天堂地獄或疑或誚豈不悲哉中士曰悲哉世人不爲二氏所

誕則蕩蕩如無收之群以苦世爲樂地天堂耳茲語也慈母之訓也吾已知有本家尚顧習回家之路西士曰正路茅塞邪路及闢固有不知其路而妄爲引者真似僞也僞近真也不可錯認也向萬福而卒至禍苦阜彼行路慎之哉

第七篇論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

中士曰先辱示以天主爲兆民尊父則知宜慕愛次示人類靈魂身後不滅則知本世暫寄不可爲重復聞且有天堂爲善者昇焉居彼已定心修德以事上

帝與神人爲侶況有地獄居彼已定心不改惡以受刑殃致萬世不可脫也茲欲詢事天主正道夫吾儒之學以率性爲修道設使性善則率之無錯若或非盡善性固不足恃也奈何西士曰吾觀儒書嘗論性情而未見定論之訣故一門之中恒出異說知事而不知已本知之亦非知也欲知人性其本善耶先論何謂性何謂善惡夫性也者非他乃各物類之本體耳曰各物類也則同類同性異類異性曰本也則凡在別類理中即非茲類本性曰體也則凡不在其物

之體界內亦非性也但物有自立者而性亦爲自立有依賴者而性兼爲依賴可愛可欲謂善可惡可疾謂惡也通此義者可以論人性之善否矣西儒說人云是乃生覺者能推論理也曰生以別于金石曰覺以異于草木曰能推論理以殊乎鳥獸曰推論不直徹達又以分之乎鬼神鬼神者徹盡物理如照如視不待推論人也者以其前推明其後以其顯驗其隱以其既曉及其所未曉也故曰能推論理者立人於本類而別其體於他物乃所謂人性也仁義禮智

在推理之後也理也乃依賴之品不得爲人性也古
有歧人性之善否誰有疑理爲有弗善者乎孟子曰
人性與牛犬性不同解者曰人得性之正禽獸得性
之偏也理則無二無偏是古之賢者固不同性於理
矣釋此庶可荅子所問人性善否歟若論厥性之體
及情均爲天主所化生而以理爲主則俱可愛可欲
而本善無惡矣至論其用機又由乎我我或有可愛
或有可惡所行異則用之善惡無定焉所爲情也夫
性之所發若無病疾必自聽命于理無有違節即無

不善然情也者性之足也時著偏疾者也故不當壹隨其欲不察于理之所指也身無病時口之所啖甜者甜之苦者苦之乍遇疾變以甜爲苦以苦爲甜者有焉性情之已病而接物之際悞感而拂于理其所愛惡其所是非者鮮得其正鮮合其真者然本性自善此亦無碍于稱之爲善盖其能推論理則良能常存可以認本病而復治療之中士曰貫邪定善之理曰可愛定惡之理曰可惡是一說固盡善惡之情敝國之士有曰出善乃善出惡乃惡亦是一端之理若

吾性既善此惡自何來乎西士曰吾以性爲能行善惡固不可謂性自本有惡矣惡非實物乃無善之謂如死非他乃無生之謂耳如士師能死罪人詎其有死在已乎苟世人者生而不能不爲善從何處可稱成善乎天下無無意於爲善而可以爲善也吾能無强我爲善而自徃爲之方可謂爲善之君子天主賦人此性能行二者所以厚人類也其能取捨此善非但增爲善之功尤俾其功爲我功焉故曰天主所以生我非用我所以善我乃用我此之謂也即如設正

鵠非使射者失之亦猶惡情於世非以使人爲之彼金石鳥獸之性不能爲善惡不如人性能之以建其功也其功非功名之功德行之真功也人之性情雖本善不可因而謂世人之悉善人也惟有德之人乃爲善人德加于善其用也在本善性體之上焉中士曰性本必有德無德何爲善所謂君子亦復其初也西士曰設謂善者惟復其初則人皆生而聖人也而何謂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之別乎如謂德非自我新知而但返其所已有已失之大犯罪今復之不

足以為大功則固須認二善之品矣性之善為良善德之善為習善夫良善者天主原化性命之德而我無功焉我所謂功止在自習積德之善也孩提之童愛親鳥獸亦愛之常人不論仁與不仁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即皆怵惕此皆良善耳鳥獸與不仁者何德之有乎見義而即行之乃為德耳彼或有所未能或有所未暇視義無以成德也故謂人心肴始生如素簡無所書也又如艷貌女人其美則可愛然皆其父母之遺德也不足以見其本德之巧若視其衣錦尚

絅而後其德可知也茲乃女子本德矣吾性質雖妍如無德以飾之何足譽乎吾西國學者謂德乃神性之寶服以久習義念義行生也謂服則可著可脫而得之于忻然爲善之念所謂聖賢者也不善者反是但德與罪皆無形之服也而惟無形之心即吾所謂神者衣之耳中士曰論性與德古今衆矣如闡其衷根則茲始闡焉夫爲非義猶以汙穢染本性爲義猶以文錦彰之故德修而性彌美焉此誠君子修己之功然又有勉于外事而不復反本者西士曰惜哉世

俗之謚呂周望殫心方以疊偽珍悅肉眼而不肯懸
啟心目以視千萬世之文彩內神之真實也宜其逐
日操心困苦而臨終之候哀痛慎慄如畜獸被牽於
屠矣天主生我世間使我獨勤事于德業常自得無
窮之福不煩外借焉而我自棄之反以行萬物之役
趨百危險誰咎乎誰咎乎夫人非願為尊富惟願恒
得其所欲耳得所欲之路無他惟勿重其所求得之
不在我者焉我固有真我也我自害之心之害乃真
害也人以形神兩端相結成人然神之精超于形故

智者以神爲眞巳以形爲藏巳之器古有賢臣亞那爲簒國者所傷泰然曰爾傷亞那之器非能傷亞那者也此所謂達人者也中士曰人亦誰不知違義之自殘縱德者之自有大吉盛福而不須外具也然而務德者世世更稀其德之路難曉乎抑難進乎西士曰俱難也進尤甚焉知此道而不行則倍其愆且感其知比于食者而不能化其所食則充而無養反傷其身力行焉踐其所知即增闢其才光益厚其心力以行其餘試之則覺其然焉中士曰吾中州士古者

學聖教而爲聖人今久非見聖人則竊疑今之學非聖人之學茲頗詳示學術西士曰嘗竊視群書論學各具己私若己測悟公學吾何不聽命而復有稱述西庠學乎顧取捨之在于耳夫學之謂非但尊效先覺行動語錄謂之學亦有自己領悟之學有視察天地萬物而推習人事之學故曰習者不患之書册無傳師天地萬物盡我師盡我務也學之爲字其義廣矣正邪大小利鈍均該焉彼邪學固非子之所問其勢利及無益之習君子不以營心焉吾所論學惟內也

爲己也約之以一言謂成己也世之弊非無學也是乃徒習夫寧無習之之方乃竟無補乎行吾儕本體之神非徒爲精貴又爲形之本主故神修即形修神成即形無不成矣是以君子之本業特在于神貴邪所謂無形之心也有形之身得耳目口鼻四肢五司以交覺于物無形之神有三司以接通之曰司記含司明悟司愛欲焉凡吾視聞啖覺即其像由身之五門竅以進達于神而神以司記者受之如藏之倉庫不令忘矣後吾欲明通一物即以司明者取其物之在

司記者像而委曲折衷其體協其性情之眞于理當否其善也吾以司愛者愛之欲之其惡也吾以司愛者惡之恨之蓋司明者達是又達非司愛者司善善又司惡惡者也三司已成吾無事不成矣又其司愛司明者已成其司記者自成矣故講學只論其二爾已司明者尚眞司愛者尚好是以吾所達愈眞其眞愈廣濶則司明者愈成充吾所愛益好其好益深厚則司愛益成就也若司明不得眞者司愛不得好者則二司者俱失其養而神乃病餒司明之大功在義

司愛之大本在仁故君子以仁義爲重焉二者相須一不可廢然惟司明者明仁之善而後司愛者愛而存之司愛者愛義之德而後司明者察而求之但仁也者又爲義之至精仁厥則司明者滋明故君子之學又以仁爲主焉仁尊德也德之爲學不以強奪不以久藏毀而殺施之與人而更長茂在高益珍所謂德在百姓爲銀在牧者爲金在君爲貝也嘗聞智者爲事必先立一主意而後圖其善具以獲之如旅人先定所徃之域而後尋詢去路也終之意固在其始

也夫學道亦要識其向往者吾果爲何者而學乎不然則貿貿而往自不知其所求或學特以知識此乃徒學或以售知此乃賤利或以使人知此乃罔勸或以誨人乃所爲慈或以淑己乃所爲智故吾曰學之上志惟此成己以合天主之聖旨耳所謂由此而歸此者也中士曰如是則其成己爲天主也非爲己也則毋柰外學也西士曰烏有成己而非爲己者乎其爲天主也正其所以成也仲尼說仁惟曰愛人而儒者不以爲外學也余曰仁也者乃愛天主與夫愛人

者崇其宗亦而不遺其枝派何以謂外乎人之中雖親若父母比于天主者猶爲外焉况天主常在物內自不當外意益高者學益尊如學者之意止於一已何高之有至于爲天主其尊乃不可加矣孰以爲賤乎聖學在吾性內天主銘之人心原不能壞貴邦儒經所謂明德明命是也但是明爲私欲蔽揜以致昏瞶不以聖賢躬親喻世人豈能覺恐以私欲悮認明德愈悖正學耳然此學之貴全在力行而近人妄當之以講論豈知善學之驗在行德不在言德乎然其

講亦不可遺也講學也者溫故而習新達禮而[illegible]

會已而勸人博學而篤信者也善之道無窮故學者

善者與身同終焉身在不可一日不學凡曰已至其

必未起也凡曰吾已不欲進於善即是退入於惡也

中士曰此皆眞語故問下手工夫西士曰吾譬此

工如圃然先繕地拔其野草除其瓦石注其泥水於

溝壑而後藝嘉種也學者先去惡而後能致善所謂

有所不爲方能有爲焉未學之始習心橫肆其惡根

固深透乎心抽使去之可不黽黽乎勇者克己之謂

也童年者承師于學其工如一得工如十無前習之累故也古有一善教者子弟從之必問曾從他師否以從他師者爲其巳陷曩時之悞必倍其將誨之儀一因改易其前悞一因教之以新也既巳知學矣尚迷乎色慾則何以建於勇毅尚驕傲自滿欺人則何以進乎謙德尚惑非義之財物不返其主則何以秉廉尚溺乎榮顯功名則何以超乎道德尚將怨天尤人則何以立於仁義程自然以醯醢不能斟之欝鬯矣知巳之惡者見善之倪而易入于德路者也微

剪諸惡之根而興已於善不若守敝會規例逐日再次省察凡已半日間所思所言所行善惡有善者自勸繼之有惡者自懲絕之久用此功雖無師保之責亦不患有大過然勤修之至恒習見天主於心目儼如對越至尊不離于心枉念自不萌起不須他功其外四肢莫之禁而自不適於非義矣故改惡之要惟在深悔悔其昔所已犯自誓弗敢再蹈心之既沐德之寶服可衣焉夫德之品衆矣不能具論吾今爲子惟揭其綱則仁其要焉得其綱則餘者隨之故易云

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夫仁之說可約而以二言窮之曰愛天主爲天主無以尚而爲天主者愛人如己也行斯二者百行全備矣然二亦一而已篤愛一人則并愛其所愛者矣天主愛人吾眞愛天主者有不愛人者乎此仁之德所以爲尊其尊非他乃因上帝借令天主所以成我者由他外物又或求得之而不能得則尚有歉然皆由我內關特在一愛云耳孰曰吾不能愛乎天主諸善之聚化育我施生我使我爲人不爲禽蟲且賜之以作德之性吾愛天

主即天主亦寵啓之何適不祥乎人心之司愛向于善則其善彌大司愛者亦彌充天主之善無限界則吾德可長無定界矣則夫能充滿我情性惟天主者也然于善有未通則必不能愛故知寸貝之價當百則愛之如百知拱璧之價當千則愛之如千是故愛之機在明達而欲致力以廣仁先須竭心以通天主之事理乃識從其教也中士曰天主事理目不得見所信者人所言所錄耳信人之知惟恍惚之知何能決所向往西士曰人有形者也交于人道者非信人

不可況交乎無形者耶今余不欲揭他遠事也子孝嚴親無所不至然子何以知孝惟信人之言知其乃生己之父也非人言自何以知之乎子又忠於君雖捐命無悔其爲君亦只信經書所傳耳臣孰自知其爲己君乎則吾所信有實據不可謂不眞切明曉足以爲仁之基也況夫天主事非一夫之言天主親貽正經諸國之聖賢傳之天下之英俊僉從之信之固不爲妄何恍惚之有中士曰如此則信之無容疑矣但仁道之大比諸天地無不覆載今曰一愛己爾似

乎太隘西士曰血氣之愛尚爲群情之主矧神理之愛乎試如逐財之人以富爲好以貧爲醜則其愛之也如未得則欲之如可得則望之如不可得則發志既得之則喜樂也若更有奪其所取者則惡之慮爲人之所奪則避之如可勝則發勇爭之如不可勝則懼之一旦失其所愛則哀之如奪我愛者强而難敵則又或思禦之或欲復之而忿怒也此十一情者特自一愛財所發總之有所愛則心搖其身體豈能靜漠無所爲乎故愛財者必逝四極交易以殖貨愛色

者必朝暮勤費以備嬖妥愛功名者終身經歷百險以逞其計謀愛爵祿者攻苦文武之業以通其幹才天下萬事皆由愛作而天主之愛獨可已乎愛天主者固奉敬之必顯其功德揚其聲教傳其聖道闢彼異端者然愛天主之效莫誠乎愛人也所謂仁者愛人不愛人何以驗其誠敬上帝歟愛人非虛愛必將渠饑則食之渴則飲之無衣則衣之無屋則舍之憂患則恤之慰之愚蒙則誨之罪過則諫之侮我則恕之旣死則葬之而爲代祈上帝且死生不敢忘之故

昔大西有問于聖人者曰行何事則可以至善與曰愛天主而任汝行也聖人之意乃從此指引者固不差路矣中士曰可愛者用于善人可耳人不皆善其惡者必不可愛况厚愛乎若論他人其無大損若論在五倫之間雖不善者我中國亦愛之故父為瞽瞍弟為象舜猶愛友焉西士曰俗言仁之為愛但謂愛者可相答之物耳故愛鳥獸金石非仁也然或有愛之而反以仇則我可不愛之乎夫仁之理惟在愛其人之得善之美非愛得其善與美而為已有也譬如

愛醴酒非愛其酒之有美愛其酒之好味可爲我嘗也則非可謂仁于酒矣愛己之子則愛其有善即有富貴安逸才學德行此乃謂仁愛其子若爾愛爾子惟爲愛其奉己此非愛子也惟愛自己也何謂之仁乎惡者固不可愛但惡之中亦有可取之善則無絕不可愛之人仁者愛天主故因爲天主而愛己愛人知爲天主則知人人可愛何特愛善者乎愛人之善緣在天主之善非在人之善故雖惡者亦可用吾之仁非愛其惡惟愛其惡者之或可以改惡而化善也

況雙親兄弟君長與我有恩有倫之相繫吾宜報之有天主誠令慕愛之吾宜守之又非他人等乎則雖其不善豈容斷愛耶人有愛父母不爲天主者玆乃善情非成仁之德也雖虎之子爲豹均愛親矣故有志於天主之旨則博愛于人以及天下萬物不須徒膠之爲一體耳中士曰世之誦讀經書者徒視其文而闇其旨其㝡者嘗誦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今聞仁之玄論歸于天主而始知詩人之旨也志事上帝即德無缺矣然仁

既惟愛天主則天主必眷愛仁人何須焚香禮拜誦經作功乎吾檢慎于日用各合其義斯已焉西士曰天主賜我形神兩備我宜兼用二者以事之天主繁育鳥獸昭布萬像而其竟莫有知所酬報者獨人類能建殿堂設禮祭祈拜誦經以申感謝何者天主之愛人甚矣大父之慈悉人則以外物蔽其內仁則命聖人作此外儀以啟吾內德而常存省之俾吾日日仰目禱祈其恩既得之則讚揚其盛而感之不忘且以是明我本來了無毫髮之非上賜而因以增廣吾仁

日令後世彌厚享賞也天主之經無他只是欽崇上帝恩德而讚美之或祈恕宥昔者所犯罪惡或乞祐以祔危難以避咎愆以進于至德故數數誦之者必益敦信此道愈闢心明以達學術之隱也又恐汚邪忘想侵滑人心因而渙散于是天主又教之以禮不拘男女咸日誦經拜叩以閑其邪夫吾天主所授工夫匪佛老空無寂寞之教乃悉以誠實引心于仁道之妙故初使掃去心惡次乃光其闇惑卒至合之于天主之旨俾之化爲一心而與天神無異用之必

有其驗但今不暇詳解耳吾竊視貴邦儒者病正在此第言明德之修而不知人意易疲不能自勉而修又不知瞻仰天帝以祈慈父之佑成德者所以鮮見中士曰拜佛像念其經全無益乎西士曰奚啻無益乎大害正道惟此異端愈祭拜尊崇罪愈重矣一家止有一長二之則罪一國惟得一君二之則罪乾坤亦特由一主二之豈非宇宙間重大罪犯乎儒者欲罷二氏教于中國而今乃建二宗之寺觀拜其像比如欲枯槁惡樹而厚培其本根必反榮焉中士曰天

主爲宇內至尊無疑也然天下萬國九州之廣或天主委此等佛祖神仙菩薩保固各方如天子宅中而差官布政于九州百郡或者貴方別有神祖耳西士曰此語本失而似得不細察則誤信之矣天主者非若地主但居一方不遣人分任卽不能兼治他方者也上帝知能無限無外爲而成無所不在所御九天萬國體用造化比吾示掌猶易奚待彼流人代司之哉且理無二是設上帝之教是則他教非矣設他教是則上帝之教非矣朝廷設官分職咸奉一君無異

禮樂無異法令彼二氏教自不同况可謂天主同乎彼教不尊上帝惟尊一己耳巳昧于大原大本焉所宣誨諭大非天主之制且可謂自任豈天主任之乎天主經曰彷之彷之有着羊皮而內爲豺狼極惡者詹樹生善菓惡樹生惡果視其所行即知何人謂此輩耳凡經半句不直决非天主之經也天主者豈能欺人傳其僞理乎異端僞經虛詞誕言難以勝數悉非由天主出者如曰日輪夜藏須彌山之背曰天下有四大部州皆浮海中半見半浸曰阿函以左右手

掩日月爲日月之蝕此乃天文地理之事身壽國戹所未達吾西儒笑之而不屑辯焉吾今試指釋氏所論人道之事三四處其失不可勝窮也曰四生六道人魂輪廻又曰殺生者靈魂不昇天堂或歸天堂亦復廻生世界以及地獄充滿之際復得再生于人間又曰禽獸聽講佛法亦成道果此皆拂理之語第四五篇已明辯之又言婚姻俱非正道則天主何爲生男女以傳人類豈不妄乎無婚配佛從何生乎禁殺生復禁人娶意惟滅人類而譏天下於畜類耳又有

一經名曰大乘妙法蓮花經囑其後曰能誦此經者得到天堂受福令且以理論之使有罪大惡極之徒力能置經誦讀則得升天受福若夫脩德行道之人貧窮困苦買經不便亦將墜於地獄與又曰呼誦南無阿彌陀佛不知幾聲則免前罪而死後乎吉了無凶禍如此其易即可自地獄而登天堂乎豈不亦無益於德而反導世俗以爲惡乎小人聞而信之孰不遂私欲汙本身侮上帝亂五倫以爲臨終念佛者若干次可變爲仙佛也天主刑賞必無如是之失公矣

正者天南無阿彌陀一句有何深妙即可邀重殃而著厚賞不讚德不祈祐不悔已前罪不述宜守規誡則從何處立功修行哉世人交友或有一二語誑終身不敢盡信其言今二氏論大事許多誑謬人尚畢信其餘何也中士曰佛神諸像何從而起西士曰上古之時人甚愚直不識天主或見世人畧有威權或自戀愛巳親及其死而立之貌像建之祠宇廟爾以爲思慕之跡暨其久也人或進香獻紙以祈福佑又有最惡之人以邪法制服妖怪以此異事自稱佛仙

假布誠術詐爲福祉以駭惑頑俗而使之塑像祀奉
此其始耳中士曰非正神何以天主容之不滅之且
有焚禱像下或致感應者西士曰有應也亦有不應
也則其應非由彼神邪像也人心自靈或有非理常
自驚詫已而覘其隱者不須外威也又緣人既爲非
則天主弃之不祐故邪神魔鬼潛附彼像之中得以
侵迷誑誘以增其愚夫人既奉邪神至其已死靈魂
墜於地獄卒爲魔鬼所役使此乃魔鬼之願也豈得
天主不甚許此等邪神纔見於人間見亦少以美傒

常猙醜惡或一身百臂或三頭六臂或牛頭或龍等怪類正欲人覺悟知其非天上容貌乃諸魔鬼惡相耳而人猶迷惑塑其像而置之金座拜之祀之悲哉夫前世貴邦三教各撰其一近世不知從何出一妖怪一身三首名曰三函教庶氓所宜駭避高士所宜疾擊之而乃倒拜師之豈不愈傷壞人心乎中士曰曾聞此語然儒者不與也額相與直指其失西士曰吾且具四五端實理以証其誣一曰三教者或各真全或各僞缺或一真全而其二僞缺也苟各真全

則專從其一而足何以其二爲乎苟各偽缺則當竟爲卻屏矣以三海蓄之哉使一人習一偽教其謬已甚也況兼三教之偽乎苟惟一真全其二偽缺則惟宜從其一真其偽者何用乎一曰輿論云善者以全成之惡者以一耳如一艷貌婦人但乏鼻人皆醜之吾前明釋二氏之教俱各有病若欲包含爲一不免惡謬矣一曰正教門令入者篤信心一無二若奉三函之教豈不俾心分于三路信心瀰薄乎一曰三門由三氏立也孔子既取于老氏之道則立儒門釋氏

不足于道儒之門故又立佛門於中國夫三宗自已意不相同而二千年之後測度彼三心意强爲之同不亦誣歟一曰三教者一尚無一尚空一尚誠有焉天下相離之事莫遠乎虛實有無也借彼能合有與無虛與實則吾能合水與火方與圓東與西天與地也而天下無事不可也胡不思每教本戒不同若一戒殺生一令用牲祭祀則函三者欲守此固違彼守而違違而守詎不亂教之極哉於以從三教寧無一教可從無教可從必別尋正路其從三者自意教爲

有餘而實無一得焉不學上帝正道而殉人夢中說夢乎夫真維一耳道契於其真故能榮生不得其一則根透不深根不深則道不定道不定則信不篤不一不深不篤其學烏能成乎中士曰噫嘻寇者殘人深夜而起吾儕自救猶弗醒也聞先生之語若霹靂焉勁吾眼而使之覺雖然猶望卒以正道之宗援我西士曰心既醒矣眼既啟矣仰天而祈上祐其時也夫

第八篇總舉大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

娶之意并釋天主降生西士來由

中士曰貴邦既習天主之教其民必醇樸其風必正雅願聞所尚西士曰民之用功乎聖教每每不等故雖云一道亦不能同其所尚然論厥公者吾大西諸國且可謂以學道為本者也故雖各國之君皆務存道正傳又立有一尊位曰教化皇專以繼天主頒教諭世為已職異端邪說不得作于列國之間主教者之位享三國之地然不婚配故無有襲嗣惟擇賢而立餘國之君臣皆臣子服之蓋既無私家則惟公

是務既無子則惟以兆民為子是故迎人於道惟此
殫力竭所不能及則委才全德盛之人代誨敎于刔
國焉刔國之人每七日一罷市禁止百工不拘男女
尊卑皆聚于聖殿謁禮拜祭以聽談道解經者終日
又有豪士數會其朋友出遊于四方講學勸善間有
敝會以耶穌名爲號其作不久然其三四友者廣聞
信於諸國皆願求之以誘其子弟於眞道也中士曰
擇賢以君國布士以訓民尚德之國也美哉風矣又
聞尊教之在會者無私財而以各友之財共焉事無

自專毋聽長者之命焉其少也成已德傳已學耳壯者學成而後及于人以文會以誠約吾中夏講道者或難之然有終身絕色終不婚配之戒夫未審何意夫生類自有之情宜難盡絕上帝之性生生爲本祖考百千其世傳之及我可即斷絕乎西士曰絕色一事果人情所難故天主不布之于誡律強人盡守但令人自擇願者遵之耳然其事難能大抵可以驗德難乎精嚴正行凡人既對于德則路定而不易矣君子修德不憚劬苦吾方寸之志已立則世上無難事焉

使以難爲爲非義則甚難爲義者也生生者上帝死死者誰乎二者本一非由二心未開天地千萬世以前上帝無生一生者生生之性何在乎人心之卑暗莫測尊極之心矧云咎之哉且人以上帝之心爲心非但以傳生爲義亦有常生之理夫天下人民總合言之如一全身焉其身之心意惟一耳各肢之所司甚衆令一身悉爲首腹胡以行動令全身皆爲手足胡以見聞胡以養生乎比此而論不宜責一國之人各同一轍若云以此生人又欲司教以主祭祀始爲

全備竊謂婚姻之情固難竟絶上帝之祀又須專潔二職渾責一身其于敬神之禮必有荒蕪夫人奉事國君尚有忍尅本身者奉事上帝詎不宜克巳慾心哉古之民寡而德盛而一人可以兼二職今世之患非在人少乃人衆而德衰耳圖多子而不知教之斯乃祇增禽獸之群豈所云廣人類者歟有志乎救世者深悲當世之事制爲敝會規則絶色不娶緩於生子急於生道以拯援斯世墮溺者爲意其意不更公乎又傳生之責男與女均今有貞女受聘未嫁而夫

卒者守義無二儒者嘉之天子每旌表之彼其棄色而志傳生者第因守小信於匹夫在家不嫁尚且見褒吾三四友人因奉事上帝欲以便于遊天下化萬民而未暇一婚乃受貶焉不亦過乎中士曰婚娶者於勸善宣道何傷乎西士曰無相傷也但单身不娶愈靖以成已愈便以及人也吾爲子揭其便處請詳察之以明敝會所爲有所據否一曰娶者以生子爲室家耳既獲幾子必須養育而以財爲置養之資爲人之父不免有貨殖之心今之父子衆則求財者衆

世求之者衆雖以各得其願矣吾以身編拘於俗情不能超脫無溺必將以苟且爲華也欲立志責人於義豈能興起乎夫修德以輕貨財爲首務我方重愛之何勸彌輕置之哉二曰道德之情至幽至奧人心未免昏昧色慾之事又恒鈍人聰明焉若爲色之所役如以小蠟藏之厚皮籠內不益矇乎豈能達于道妙矣絕色者如去心目之塵垢益增光明可以窮道德之精微也三曰天下大惑維由財色二欲耳以仁發憤救世者必以解此二惑爲急醫家以相悖者相

治故熱病用寒藥寒病用煖藥乃能療之茲吾惡富之害而自擇爲貧者畏色之傷而自擇爲獨夫者處已若此而後無義之財邪色之欲始有省焉故敝會友捐已義得之財物以勸人勿干非義之富爲脩道預卻正色之樂以勸人勿迷于非禮之色也四曰縱有傑傑才能使其心散而不專一則所爲事必不精克己之功難于克天下自古及今史傳英雄攻天下而得之者多矣能克己者幾人哉志欲行道于四海之內非但欲克一己兼欲防遏[illegible]民私欲則其功

用之天爵可討乎專之猶恐未精[illegible]遑[illegible]之他務否將要我事少艾而育小兒乎五曰釁養馬者遇駃騠騁騊可一日而馳千里則謹牧以期戰陣之用權有劣蹶於色者別之於群不使與牝接焉天主聖教亦將尋豪傑之人能周徧四方之疆界者以明道御侮息異論逆邪說而永存聖教之正也甚欲便其心以色業而不欲培養其果穀以克私欲之習乎故西士之尊心積道甚于專事嗣後者也譬夫斂收五穀萬石未有盡播之田中以為穀種者必將擇其一以貢

羣蟻以藝務為明年之穡曷獨人間萬子皆營費之以產子而無所全留以待他用者耶六曰凡事有人與鳥獸同者不可甚重焉勞身以求食求食以充饑充饑以養氣養氣以敵害敵害以全己性命也咸下情也人於鳥獸此無殊也若謹慎以殉義殉義以檢心檢心以修身修身以廣仁廣仁以答天主恩也此乃生人切事可以稱上帝之大旨從此觀之則匹配之情于務道之意孰重乎天下寧無食不寧無道天下寧無人不寧無教故因道之急可緩婚姻婚之急

不可緩道也以遵須天主聖旨雖奔致已身以當之
可也況棄婚乎七曰撒會之趣無他乃欲傳正道於
四方焉耳苟此道於西不能行則遷其友于東於東
猶不行又將徙之於南北奚徒畫身於一境乎醫之
仁者不繫身于一處必周流以濟各處之病方爲博
施婚配之身纏繞一處其本責不越于齊家或迄于
一國而已耳故中國之傳道者未聞其有出遊異國
者夫婦不能相離也吾會三四友聞有可以行道之
域雖在幾萬里之外亦即往焉無有託家寄妻子之

應則以天主爲父母以世人爲兄弟以天下爲己家焉其所涵胸中之志如海天然豈一匹夫之諒乎八曰凡此與彼彌似則其性彌近天神了無知色者絕色者其情邇乎天神矣夫身在地下而比居上天者以有形者而效無形者此不可謂鄙人庸學也似此清淨之士有所祈禱于天主或天之旱或妖鬼之怪也或遇水火災異之求解也天主大都鑒而聽之不然上尊何寵之哉然吾此數條理特具以解敝會不婚之意非以非婚姻者也盖順理娶也非犯天主誡

也又非謂不娶者皆邇神人也設令絕婚屏色而不惓惓于秉彝之德豈不徒然乎乃中國有辭正色而就邪斜者去女色而取頑童者此輩之穢汚西鄉君子弗言恐浼其口雖禽獸之彙亦惟知陰陽交感無有反悖天性如此者人弗赧焉則其犯罪若何吾儕同會者收全巳種不之藝播于田畝而子猶疑其可否况弃之瀆壑者哉中士曰依理之語以服人心彌于剩𠂢也但中國有傳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者如何西士曰有解之者云彼一時此一時古者民未衆

當充擴之今人已衆宜姑停焉予曰此非聖人之傳語乃孟氏也或承漢傳或以釋舜不告而娶之義而他有托焉禮記一書多非古論議後人集禮便雜記之于經典貴邪以孔子爲大聖學庸論語孔子論孝之語極詳何獨其大不孝之戒群弟子及其孫不傳而至孟氏始著乎孔子以伯夷叔齊爲古之賢人以比干爲殷三仁之一既稱三子曰仁曰賢必信其德皆全而無缺矣然三人咸無後也則孟氏以爲不孝孔子以爲仁且不相戾乎是故吾謂以無後爲不孝

斷非中國先進之旨倘無後果爲不孝則爲人子者宜旦夕專務生子以續其後不可一日有間豈不誘人被色累乎如此則舜猶未爲至孝耳盖男子二十以上可以生子舜也三十而娶則二十逮三十匪孝乎古人三旬已前不婚則其一旬之際皆匪孝乎譬若有匹夫焉自審無後非孝有後乃孝輒娶數妾老于其鄉生子至多初無他善可稱可爲孝乎學道之士平生遠遊異鄉輔君匡國教化兆民爲忠信而不顧產子此隨前論乃大不孝也然於國家兆民有大

功焉則與論稱爲大賢孝否在內不在外由我豈由他乎得子不得子也天主有定命矣有求子者而不得焉有求孝而不得孝者乎孟氏嘗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以是得嗣無益於得況爲峻德之效乎大西聖人言不孝之極有三也陷親於罪惡其上弑親之身其次[illegible]親財物又其次也天下萬國通以三者爲不孝之極至中國而後聞無嗣不孝之罪於三者猶加重焉吾今爲子定孝之

說欲定孝之說先定父子之說凡人在宇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二謂國君三謂家君也逆三父之旨者爲不孝子矣天下有道三父之旨無相悖蓋下父者命己子奉事上父者也而爲子者順乎一即兼孝三焉天下無道三父之令相反則下父不順其上父而私子以奉己弗顧其上其爲之子者聽其上命雖犯其下者不害其爲孝也若從下者逆其上者固大爲不孝者也國主於我相爲君臣家君於我相爲父子若使比乎天主之公父乎世人雖君臣父子平爲兄弟

耳焉此倫不可不明矣夫萬國遍大西之境男女皆稱爲出聖人之地蓋無世不有聖人焉吾察百世以下徵士聖人之尊者咸必終身不娶聖人爲世之表豈天主立之爲表而處已於不義之爲哉彼有不娶而爲積財貨或爲糊口或爲偷安靜情其卑賤之流何足論者若吾三四友一心慕道以事天主救世歸元且絶諸色之類使其專任勸見無理可揭誠爲不可然而群聖以其身先之萬國賢士美之有實理合之有天主經典奇之亦可姑隨其志否耶以繼後爲急

者惟不知事上帝不安于本命不信有後世者以爲生世之後已盡滅散無有存者直可謂之無後吾今世奉事上帝而望萬世以後猶悠久常奉事之何患無後乎吾死而神明全在當益鮮潤所遺虛軀殼子葬之亦腐朋友葬之亦腐則何擇乎中士曰爲學道而不婚配誠合義也我大禹當亂世治洪水巡行九州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令也當平世士有室家何傷焉西士曰嗚呼子以是爲平世乎誤矣智者以爲今時之災比堯時之災愈洪也群世人而育讎

不之能視焉則其殘不亦深乎古之所謂不祥從外而來人猶易見而速防其所傷不踰財貨或傷膚皮今之禍自內突發哲者覺之而難避也况于恒人故其害莫甚焉如風雷妖怪之擊人不損乎外而侵其內者也夫化生天地萬物乃大公之父也又時主宰安養之乃無上其君也世人弗仰弗奉則無父無君至無忠至無孝也忠孝蔑有尚存何德乎夫以金木土泥鑄塑不知何人僞像而倡愚氓往拜禱之曰此豹佛祖此乃三清也且與淫辭奸說以壅塞之使之

泥滯中心而不得歸其宗且以空無爲物之原豈非
空無天主者乎以人類與天主爲同一體非將以上
帝之尊而伴之於卑役者乎恣其誕妄以天主無限
之威靈而等之於土石枯木以其無窮之仁覆爲有
玷缺而寒暑灾異憾且尤之侮狎君父一至于此蓋
昭事上帝之學久已陵夷不思小吏聊能阿好其民
已爲建祠立像布滿郡縣皆是生祠佛殿神宮彌山
徧市豈其天主尊神無一微壇以禮拜敬事之乎世
人也皆習詐僞僞爲衆師以揚虛名供養其口目民

父母妻孥取資至于世人大父宇宙公君丕其跡而僣其位殆哉殆哉吾意大禹適在今世非但八年在外必其絶不有家終身周逃于萬國而不忍還矣爾欲吾三四友有子之心有兄弟之情視此爲何如時哉中士曰以是爲亂則亂固不勝言矣時賢講學急其表而不究其裏故表裡終于俱壞蓋未聞積惡於內而不遽發于外者也間有儒門之人任其私智附會二氏以論來世如丐子就乞餘飯彌紊正學不如貴形儒者乃有歸元此論既明人人可悟但肯用心

一思衆物之態必知物有始元非物可比聖也佛也仙也均由人生不可謂無始元者也不爲始元則不爲真主何能輒立世誡夫知有歸元則人道已定舍事天又何學焉譬如一身四肢各欲自存也然忽有刀鎗將擊其首手足自往救護雖見傷殘終不能已尊敎洞曉天主爲衆物元則凡觀惡行聞惡語凡有逆于理違于敎者若矛刃將刺天主然亟迫往護此亦惟知有天主之在上而寧知天下有他物可尚乎故不但不念妻子財貨吾身生命猶將忘之吾輩俗

忍捆結彷彿慕企輶淺信從奚云捨生命弃妻子有
罔上帝道德之故遷移半步遙費一芥且各惜之矣
嗟哉然吾頻領大教稱天主無所不通無所不能其
既爲世人慈父烏忍我儕久居闇晦不認本原大父
貿貿此道途曷不自降世界親引群迷俾萬國之子
者明覩真父了無二尚豈不快哉西士曰望子此問
久矣苟中華學道者常詢此理必已得之矣今吾欲
著世界治亂之由者請子服膺焉天主始制創天地
化生人物汝想當初乃即如是亂苦者歟殊不然也

天主之才最靈其心至仁亭育人群以迨天地萬物豈忍置之於不治不祥者乎哉開闢初生人無病夭常是陽和常甚快樂令鳥獸萬彙順聽其命毋敢侵害惟令人循奉上帝如是而已夫亂夫灾皆由人以背理犯天主命人既反背天主萬物亦反背于人以此自爲自致萬禍生焉世人之祖已敗人類性根則爲其子孫者沿其遺累不得承性之全生而帶疵又多相率而習醜行則有疑其性本不善非關天主所出亦不足爲異也人所已習可謂第二性故其所爲

[illegible]分由性由習雖然性體自善不能因惡而滅所以凡有發奮遷善轉念可成天主亦必祐之但民善性既滅又習乎醜所以易溺于惡難建于善耳天主以父慈恤之自古以來代使聖神繼起爲之立極逮夫淳樸漸漓聖賢化去從欲者日衆循理者日稀於是大發慈悲親來救世普覺群品於一千六百有三年前歲次庚申當漢朝哀帝元壽二年冬至後三日擇貞女爲母無所交感託胎降生名號爲耶穌耶穌即謂救世也躬自立訓弘化于四土三十三年復昇歸

天此天主實蹟云中士曰雖然抑何理以徵之當時之人何以驗耶穌實為天主非特人類也若自言耳恐未足憑西士曰大西法稱人以聖較中國尤嚴焉況稱天主耶夫以百里之地君之能朝諸侯得天下雖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辜以得天下吾西國未謂之聖亦有超世之君却千乘以修道屏榮約處僅稱謂廉耳矣其所謂聖者乃其勤崇天主畢謙自牧然而其所言所為過人皆人力所必不能及者也中士曰何謂過人西士曰誨人以人事或已往者或今有

者非但聖而後能之有恣要名者皆自強而爲焉若以上帝及未來之事訓民傳道豈人力也歟惟天主也以藥治病服之即瘳學醫者能之以賞罰之公治世而世治儒者可致茲俱以人力得之不宜以之驗聖也若有神功絕德造化同用不用藥法醫不可醫之病復生既死之民如此之類人力不及必自天主而來敝國所稱聖人者率皆若此倘有自伐其聖或朋輩代爲誇伐或不畏天主用邪法鬼工爲異怪以惑愚俗好自逞而㥕天主之功德此爲至惡大西國

防之如水火何但弗以稱聖乎天主在世之時現跡愈多其所爲過于聖人又遠聖人所爲奇事皆假天主之力天主則何有所假哉西土上古多有聖人于幾千載前預先詳誌于經典載厥天主降生之義而指其定候迨及其時世人爭其望之而果遇焉驗其所爲與古聖所記如合符節其巡遊詔諭于民聾者命聽即聽瞽者命視即視瘖者命言即言躄者命行即行死者命生即生天地鬼神悉畏敬之莫不聽命也既符古聖所誌既又增益前經以傳大教于世傳

道之功已畢自言期候白日歸天時有四聖錄其在世行實及其教語而貽之於列國則四方萬民群從之而世守之自此大西諸邦教化大行焉考之中國之史當時漢明帝嘗聞其事遣使西往求經使者半塗誤值身毒之國取其佛經傳流中華迄今貴邦為所誑誘不得聞其正道大為學術之禍豈不慘哉中士曰稽其時則合稽其人則通稽其事則又無疑也某願退舍沐浴而來領天主真經拜為師入聖教之門蓋已明知此門之外今世不得正道後世不得天

福也不知尊師許否西士曰秘因欲廣此經者從二
三英友弃家屏鄉艱勤周幾萬里而僑寓異土無倦
也誠心悅受乃吾大幸矣然沐浴止去身垢天主所
惡乃心咎耳故聖教有造門之聖水凡欲從此道先
滌悔前時之罪過誠心欲遷于善而領是聖水即天
主慕愛之而盡免舊惡如孩之初生者焉吾輩之意
非爲人師惟恤世之錯囘元之路而爲之一引于天
主聖教則克之皆爲同父之弟兄豈敢苟圖稱名屏
師之禮乎哉天主經文字與中國雖譯未盡而其要

已易正學但吾前所談論教端僉此道之肯綮願學之者退而玩味于前數篇事理了已無疑則承經領聖水入教何難之有中士曰吾身出自天主而久昧天主之道幸先生不辭八萬里風波遠傳聖教彪炳異同使愚聆之豁然深悟昔日之非獲惠良多且使吾大明之世得承大父聖旨而遵守之也吾靜思之不勝大快且不勝深悲焉吾當退于私居溫繹所授紀而錄之以志不忘期以盡聞歸元直道所願天主旌佑先生仁指顧揚天主之教使我中國家傳人誦

[illegible]爲倫會無惡之民功德廣大又安有量[illegible]

天主實義下卷終